

书 香

□ 安建雄

最近我读汪兆骞先生的《民国清流》，读到林徽因。说起林徽因，许多人马上都会想到那首《你是人间的四月天》——“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，是燕在梁间呢喃。你是爱，是暖，是希望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。”林徽因是集才貌于一身的奇女子。或许很多人并不知道，就是这个才情逼人的女诗人，她还是设计师，是新中国国徽的设计者之一；她亦是建筑师，参与过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。作家文洁若说：“林徽因是我平生见过的最令人神往的东方美人。她的美在于神韵。”

她的神韵，是书香浸润出来的。心中有春风，人生就不会冰冷。我甚至觉得，“是爱，是暖，是希望，是人间的四月天”的“你”，就是书香。

“书香”最早的由来，其实是古人为防止蠹虫咬食书籍，便在书中放置一种芸香草，这种草有一种清香之气，夹有这种草的书籍打开之后清香袭人，故而称之为“书香”。著名的天一阁藏书楼，图书号称“无蛀书”，据说就是因每本书都夹有芸草之故。因芸香与书结缘，与芸草有关的其他东西，也就成了与书卷相关的称呼，如古代的校书郎，就有个很好听的名称：“芸香吏”。大诗人白居易就曾做过这个官。书室中常备有芸草，书斋就有了“芸窗”“芸署”“芸省”等说法。这些词都蕴含着缕缕书香的气息，

表达了人们对书香文风、文化审美与精神高贵的尊崇。

苏轼有诗云：腹有诗书气自华，最是书香能致远。我最喜欢的关于读书的名言，是俄国图书学家、作家鲁巴金的这一句：读书是在别人思想的帮助下，建立起自己的思想。

我出生在偏远的高寒山区，上个世纪80年代那会儿，正是我的童年。那时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来，但由于地处偏远，能读到的书十分有限。五六年级时得到过泛黄的文字竖着排由后往前读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还有封面破旧不堪的《白马啸西风》，还有引人入胜的《狼孩》等为数不多的书，痴痴地读。还有学校订的《小学生月刊》，每期必从头到尾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地读一遍。

可以说，是读书吹醒了我梦想的芽，是书香浸润了我平凡的生活。虽然天资平平，但经过数十年功利的或不功利的读书，在书香长久的熏陶下，渐渐也成了一株有点思想的狗尾草。

年届不惑，曾经躁动的心趋于平静。嘲讽或赞誉，都任它随风。繁忙的工作之余，或养花草，或亲友小酌，或与小儿嬉戏，间或涉猎各种书籍，一杯清茶，也使平淡的时光变得丰润。

四季更替中，若有书香，便能时时春风十里。



闲话

在诗歌中仰望爱情

□ 程应峰

一个人拥有了爱情，往往就有了诗情；相反，一个有诗情的人，往往对爱情充满了美好的向往。可以肯定地说，爱情和诗情是人性中的孪生儿。于是，从《诗经》出发，抒发或描写爱情的诗歌开始繁茂，爱情成了人类诗歌创作的一大主题。爱情诗歌表达着人类爱的情愫、美的情感。或质朴含蓄，或清新婉约，或热烈绚丽，或浪漫多姿，既有浓厚的生活气息，又倾注着人们丰富的想象。

爱的存在，让爱情诗歌绵延千年而不倦。一首情感饱满的爱情诗，则可以为凡俗的爱情增添神奇的色彩，注入文化的、浪漫的底色，使后来人在诗歌营造的氛围中，仰望、沉醉、不能自拔，不知归期。一方面，是爱情滋养了诗歌；另一方面，诗歌也成就着爱情，让爱情变得绚丽多姿、温馨美好。

汉乐府中的一首《上邪》，将一位痴情女子的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：“上邪！我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衰。山无陵，江水为竭，冬雷震震，夏为雪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！”诗中的事件往往一件比一件离奇，可正是这些，把主人公上天入地、生死不渝的爱情表达得无以复加，其深情奇想，堪称“短章之神品”。

在爱的驱动下，卢邻郢说：“得成比目何辞死，愿作鸳鸯不羡仙。”白居易说：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”柳

永说：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元好问说：“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教人生死相许。”秦观则在《鹊桥仙》中阐述了一份美好入骨、令人仰视的爱情：“纤云弄巧，飞星传恨，银汉迢迢暗度。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、人间无数。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，忍顾鹊桥归路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、朝朝暮暮。”

古往今来，诗歌与爱情互为浸润。席慕蓉心中如果没有爱的渴望，就写不出《一棵开花的树》：“……把我化作一棵树，长在你必经的路旁，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，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。当你走近，请你细听，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，而你终于无视地走过，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，那不是花瓣，是我凋零的心。”现代诗人呼庆法有一首诗《仰望爱情》，站在女性的角度，将爱情的美丽和忧伤缠绵成一段值得记取的生命时光。

“换我心，为你心，始知相忆深。”于心中有爱的人而言，爱情是一种信仰，值得守望和仰望，而诗歌就成了最合适的载体。歌德说，哪个青年男子不善钟情，哪个妙龄少女不善怀春，这是人性中的至洁至纯。爱，作为人性中最本原的一部分，是极有号召力和感染力的，如果用诗的语言表现出来，则可以在有形无形之间，让心中有情的男人女人，陷入沉醉，陷入痴迷，步入胜境。

鸟谱

林中听鸟鸣

□ 王家凯/文图

这是一种乖巧、机灵的鸟。故乡的人们不知它的大名，称它“蒿丁丁”。蒿者，是说这种小鸟喜欢在青蒿上做窝，丁丁者，小也。平平常常的蒿丁丁也有独特的本领，常常会“唧唧唧”地叫着，表演空中捕虫的高超技艺。

蒿丁丁学名方尾鹁，系鹁科。方尾鹁属小鸟，灰色的小脑袋略具冠羽，一双黑色的小眼睛巧妙地镶嵌在灰色的羽毛间，眼睛四周有细小的浅灰色的小圆圈，使一双小眼睛明亮、有神；肉红色的小嘴在灰色的小脑袋上十分显眼，嘴角处就像长了几根稀疏的不太协调的胡须；上体以橄榄绿为主色调，下体以黄色为主色调，尾羽又以褐色为主色调；一双肉红色的小脚与小嘴相呼应，使得一身着装既朴素、自然又十分协调、大方。

我真认识方尾鹁是在一次林中观鸟中。

2018年8月下旬，时令已是处暑，秋天已经到来，但昆明依然还是夏天的气候，显得有点热。我喜欢到昆明植物园的树林间走走，去享受城里难得的清凉。

这是一片麻栎树林，阳光穿过层层树叶，在林中留下斑斑驳驳的光影。走在层层落叶形成的海绵状的地面上，周身感受到的是清凉、清新。最让我惊喜的是小鸟的歌唱，一群方尾鹁不停地叫着，“唧唧唧”的歌声此起彼伏。以前，我曾几次遇到过方尾鹁，但都是单独的个体。这一次，数十只方尾鹁一起鸣叫，不停地在树枝间跳跃、追逐、捕食，让人真正感受到唐代诗人王维诗中“鸟鸣山更幽”的意境。

方尾鹁叫声清脆，捕食的本领也很高超，特别善于在飞行中捕食昆虫。它们往往停留树枝上，左顾右盼，看准空中飞着的昆虫，立即起身将其捕获。有时，看准地面的昆虫便从树上俯冲而下将其擒获后又迅速飞上树枝。有几次，它们就从我的身边飞过。捕虫的时候，它们的叫声会变得更加急迫，由平常的“唧唧唧”变成“唧唧唧唧”“唧唧唧唧唧”。方尾鹁不停地叫着，一只啄木鸟敲击树干发出的“笃—笃”声，以及松鼠采集麻栎果传来的“喇—喇”声像是在给方尾鹁的合唱伴奏，几种声音在寂静的树林里交融，十分悦耳，听起来就像天籁。



诗

抱石头撞天的人

□ 黄官品

端不了山的人
奈何不了
那石头

把它抱起来没那么容易
要把它放下没那么简单
多少人望而却步
谁吃饱撑着出这么个馊主意
抱石头比力气

方圆数百里抱那石头
沿看客眼皮转三圈
抱出赛场
地面砸出的洞里
冒出井底的天

这顽固蛮横的石头
被山里五大三粗的人
抱着一步步走来
从古到今
从河滩爬来的石头
趴在赛场
窥见红尘中的懦夫

高处的天空
忽然退场躲闪一边
迟早会被这种人
砸碎下来

影评

做个看戏的傻瓜

□ 周琳

近期在看年代剧《大江大河》，时代人物造像轮廓鲜明，演员塑造也到位。目前来看，抛出矛盾节奏均衡，能吸引人继续看下去。豆瓣评分已达8.9。

现代生产力发达，人们多了许多悠闲时光来完成审美进化。仓廪实而知礼节，马斯洛认为求知和审美需求居于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之间，也即获得知识和提高审美是最终实现自我价值的通道。看影视剧是一个可深可浅的审美养成手段，算是文学的一个化身或分身，把人从文字的想象空间带到了具体的形象空间，感性地实现审美。

影视剧还没高度网络化的时候，观剧还是从容的，有两部电视剧我反复看过：《人鱼小姐》和《武林外传》。前者我羡慕女主角的全才和她吵架时分外明亮和生动的眼睛，很欣赏她把生活、工作、爱情以及复仇结合起来的態度——什么都没耽搁，一气呵成；后者是喜欢佟掌柜的领导艺术，她对每一个伙计亦师亦友，同福客栈是个很温暖的所在。它的意义不止于情景喜剧，表现手法当时算前卫了。庆幸那时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评论，至少我是没看到的，不至于被别人的剧透和观点抢了主动权。

现在的新剧推广善用各种形式的剧透——导演、演员谈角色，出绯闻，推片场花絮，以及追剧速度堪比飞毛腿的剧迷们热烈追捧讨论。各种小片段类似于非正式的通告宣传，有的时候比剧目本身还热闹有趣，只是闹多了也招人烦，它影响观者对这部剧的独立判断，一点神秘感也无，真是网络时代的烦恼。

个人总结：片花中，一流剧宣看眼神看画质，二流剧宣抛矛盾靠吵闹。但我想看的是剧本身，不是别人的理解，所以真遗憾，相当于一道菜，把色香味都透支了，只看到黑白两色，吃起来味同煎渣。

如今观众的欣赏水平高了，眼光也毒多了，自由选择的空间越来越大，那种一部剧看得万人空巷的盛况越来越少。不过，还是会有那么多人集体被一部剧牵动，因为打动了人心，牵住了情感，满足了观众的浪漫主义追求。观剧时不时反思自己，这是否是一种人类群体思维力提升的表现？

也许好戏还在后头，接下来我一定秉持闭目塞听的原始心态好好看戏，不再先看剧透和花絮。期待《大江大河》这部剧的精彩与长度成正比，能吸引我追至剧终。愿，有戏伴我共黄昏，有剧熨帖粥犹温。甘愿做一个投入看戏的傻瓜。



下载 CW App
春晚陪你一起玩